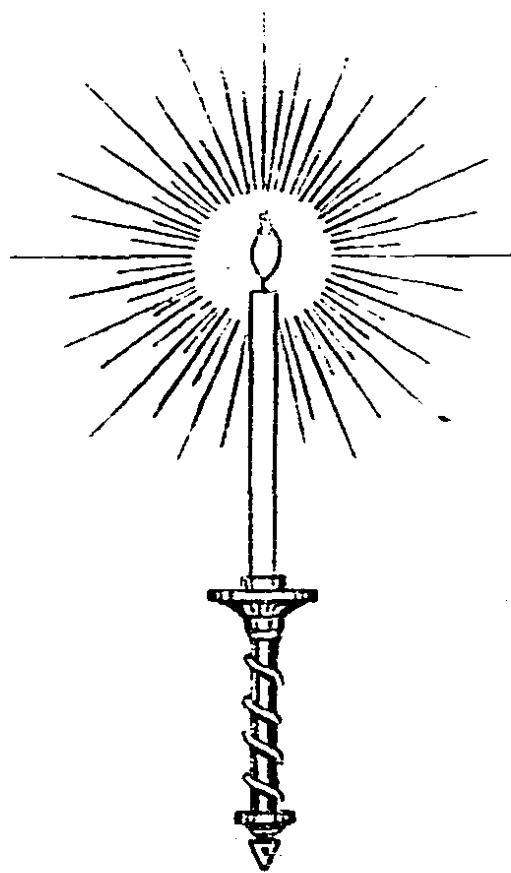


世界戲曲名著提要

第四集



世界書局印行

## 導言

近世各民族間的文化，已達到交流狀態，一般學者的興趣和慾念，都儘量的向外擴大。從多方交互涉獵的結果，有幾種東西便爲公意所集中，而超然於一切之上。凡是被認做世界名著的，價值便在於此。而從事整理世界名著的工作，當然也屬於繁雜而切實的要圖。世界名著提要，不過意在揭明幾種名著的內容，彷彿開了一張世界名著的書單，在每種書下寫幾句客觀的介紹語而已。

從前把中國冊籍吞下肚皮的讀書人，每不爲現代學者所贊同。以科學方法運用到讀書裡面，是一種極端需求的運動。在走向「青年之路」的途上，讀書固爲青年最亢進的慾念，但饑渴也決非「不擇而食」的要求。世界名著提要，夾雜在現代讀書運動裡，所給與青年的書單，也許可以當做食單用吧？

編者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 編例

一 編譯此書的目的，係使一般讀者沒有讀原書能力的，沒有時間讀原書的，和在讀原書前想先得書中綱領的，可以很經濟的知道原書的性質和價值。

二 本書係根據日本木村一郎平林松雄高木敏雄諸君所著世界名著題解編譯而成，特爲依類分別發行，以重體系。

三 本書分類內容：一小說，二戲曲，三詩歌，四哲學，五社會經濟，六教育，七科學。

四 中國名著很多，不過已有四庫提要一類的專書，故未列入，以免重複。

# 目次

天的網島·····	近松
西臘諾·····	洛斯丹
國姓爺合戰·····	近松
檢察官·····	果戈里
哀兒那尼·····	聶俄

466574

# 世界戲曲名著提要 第四集

## 天的網島

近松門左衛門著（日本的小說家西歷一六五三年—一七二四年）

序說 天的網島是近松將許多心中的事情，和當時發生的事情，紀錄出來的傑作。是將曾根崎地方聽見的從前事情，加以修辭的技巧，描寫狹斜地方，複雜的戀愛的悲觀。——這個作品，和冥途的飛脚實可看作雙壁。近松的社會小說，本來有二種：第一種，是採取昔時的傳說，第二種，是採取新發生的事情。在第二種作品方面，也和現今的新聞雜誌一樣，想要將



那個事件，迅速的在舞台上表演出來；所以有許多作品，却是急忙做成。

——這個天的網島也可作爲這一類的小說。享保五年，巢林子年五十八歲，那年冬天，巢林子正在住吉新家的酒樓上，飲酒的時候，忽然一個伶人，從大阪地方走來，告訴他昨天夜裏，網島大長寺中，男女情死的事情。他聽見這個話，連忙乘着車回大阪去。他一面坐着車行路，一面執着筆作文，先做好走書和謠言的根本，近衛流野郎的帽子是紫的。又因爲大阪的橋很多，做了一篇思橋已盡的文字。——這種在路上作文的事情，在翁草的書上，可以看見。他做那幾篇文字，就續做本書，經過五十日光景，全編告成。本年十二月六日，開始在竹本筑後掾戲園表演。

人物和脚色 戲曲的主角，有男女二人。女的名叫小春，年十九歲，在

曾根崎地方作妓女。她的芳名很好，所以有許多嫖客，到她那裏走動。在許多嫖客中間，走動得最殷勤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太兵衛，又一個是治兵衛。小春的志氣很高，對於平常的嫖客，固然不很注意，就是對於太兵衛，她也覺着不合意。只有治兵衛是她合意的人。治兵衛在這個時候，年二十八歲，是天滿御前街紙店的主人。他已經娶叔母的女兒爲妻，生了一個小孩，名叫勘太郎。——這個治兵衛涉世的經驗很淺，幾乎不知道浮生的世界，有勞苦的事情。他和小春相熟之後，已經忽忽的經過了三年的日月。他落在妓女的情網裏，已經沈溺到戀愛的海底。他的哥哥，舅父，妻子等人，屢次向他苦勸，但是仍不能拯救他的迷戀。太兵衛既無妻子，又無姑親伯父，却是一個單身漢。他的手裏，却有金錢。治兵衛和太兵衛，雖

然同戀一妓，但是二人的長處，却不能相合。小春是個有志氣的女子，她情願呼吸清潔的空氣，不願受污穢金錢的壓制，所以到了後來，她的芳心，不能不傾向到治兵衛那方面去。她招待二人的情形，自然要分出高低厚薄的差別。治兵衛受着優厚的招待，固然心滿意足。太兵衛受着冷淡的招待，自然要心中不平；於是太兵衛因妬生恨，散佈種種謠言，敗壞小春的聲名。許多在小春處走動的客人，聽了這種謠言，信以為實，多不到小春處走動，於是車馬稀少，小春的門前，漸漸冷落。小春的志氣很是堅決，她到了這樣境界，却不顧生意的盛衰，只是抱着不移動的很深的戀心。治兵衛既然受了小春的特別待遇，自然更加迷戀。他的腦筋中，除了小春的事情以外，並想不到別的事情。經過長久時間放蕩的結果，那個老舖，也



就倒閉了。他的妻子，雖然可以在舅姑身邊過活，但是他的手頭，却很艱窘。小春的用度，自然更加困難，他們守着困苦的日子，經過五年之久。到了後來，被經濟壓迫得幾乎不能度日，於是治兵衛和小春商量，要一同尋死，以免生時的煩惱。二人決定主意，正在計劃死法的時候，不料治兵衛的妻子，探出治兵衛的心理，寫信給小春，請她帶着勸諫，以免一家的痛苦。小春接着這個信，以為若是聽了治兵衛妻子的話，那末要變更了意志，就不能達到戀愛的目的；若是不聽這個言語，那末未免違背世界上的義理。——這個小春受了意志戀愛義理三重極格，所以她的煩悶，就不可言喻了。

戲曲從此開始。一編四章，時日是十日以內，就是十夜之初，到最終日

的事情。

梗概 第一齣，舞台上的佈景，是河邊的樓屋，樓上有人彈着弦子，唱着優美的歌道：「受君責罰，被君踐踏。」這個時候，正是舊曆十月五六日。小春的天氣，日暖風和的季節，憂愁滿懷的治兵衛從場裏走出來，將頭巾遮着頭面，走到屋邊敲門；門裏走出一個侍者，將治兵衛領到他的哥哥孫右衛門的家中一間秘室裏，看見小春也在裏邊。二人見面後，小春說，她聽了母親的規勸，所約的事情，且到來春二三月的時候，再作計較。今天被招到此地來，却不知何事。治兵衛却以為自己要和小春情死的事情，雖被妻子勸過，大約兄長還不知道，心裏想着仍要照前日的約束行事。二人正在談話，忽然小春說道：「呀！今宵。」又說：「低聲！恐怕窗外有

人，偷聽我們的話。」治兵衛走到窗邊看時，忽見他的仇敵太兵衛從窗外跳進來，將治兵衛打倒縛住，大聲叫道：「治兵衛作強盜，現在已經被縛了。」孫右衛門從門裏走出來，將太兵衛打得逃去，解開兄弟的縛，脫出頭巾。治兵衛看着哥哥，驚詫着說：「哥哥呀！我實在無面目見你。」小春又從裏房走出來，見了孫右衛門，孫右衛門以爲太兵衛來捉治兵衛，是小春引來的，所以不聽小春的分辨，只是向小春叱責，又將一家人因爲治兵衛迷戀小春，以致受着痛苦的話，諄諄的向治兵衛勸戒。治兵衛聽了哥哥的話，又見小春不肯同死，以爲小春的心已經變了，所以忽然悔怒交加，將本月給小春的證明書文二十九枚，一齊取回交給兄長，責罰踢打了小春，回家去了。這個治兵衛忽然要跳出情網，固然可喜，但是這個問題，在

這一幕裏却沒有解決，小春因為要顧全義理，所以一時不從治兵衛的話。現在治兵衛因為不明白她的意思，却和她斷絕。她除了痛恨太兵衛之外，只有自怨命苦而已。——這個太兵衛自從逃出之後，又在外頭，想着種種方法，要將小春強佔了去。孫右衛門聽見這個事情，却只袖手傍觀，不願意告訴治兵衛。

第二齣 舞台上作紙治宅的佈景。開幕之後，就要解決這個問題。治兵衛自從和小春分開將近十日，時時想着小春的戀心，心中非常怨恨。他雖然是一個商人，他却不到店，終日在幽暗的室裏，點着燈燭睡臥在床上。他的兄長孫右衛門和姑母，走到這裏來；二人見了治兵衛之後，談講治兵衛自從河莊回來以後的事情，又說起舅父五左衛門，曾聽見小春在今日或明

日，將要被人娶去的事情。三人正在談講，治兵衛的妻子聽見了，也走來說，聽見別人告訴他，要強娶小春的人，就是太兵衛。他們又講了幾句話，孫右衛門和姑母也就回去了。

治兵衛的運命，是將要飽受殘酷。他聽見兄長和姑母的話，知道小春將要被太兵衛強娶的事情，就要生出許多煩惱。他們夫婦知道這個事情之後，就要演出最後的悲劇。

治兵衛聽見這個事情之後，既是憤恨，又是悲泣。他的妻子，請他設法，救出小春。於是治兵衛和小春的關係，又依妻子的言語，再行結合。治兵衛想着自己和小春的私情，固然要從太兵衛的毒手救出小春，況且聽見妻子的話，更要盡力；所以治兵衛以為照着義理講來，決不能看着小春受

害。這個救出小春的事情，並非只爲私情，若不將這個事情做到，決不能成爲男子。

治兵衛的妻子，從箱裏取出衣服。治兵衛換了衣服，教小僮背負包裹，走出門來，遇着舅父五左衛門，見了治兵衛問了幾句話，並不發怒，也不攔阻，竟自看治兵衛的妻子去了。治兵衛在路上面走着，一面想自己的妻子，十分貞節，待自己也很有恩德，但是因爲這個事情，却要和自己的妻子斷絕關係了。

現在的治兵衛變成小春獨有的治兵衛了。他想着太兵衛利用金錢的勢力，要強娶小春，這個事情，在今日或明日，就要實行；若是小春被害而死，那末自己也要隨着她去。治兵衛的心中只是想要保全二人的戀愛，但是

想不出一種優良的方法。

第三齣 治兵衛在大和屋中，將小春誘出，想要到網島去。第一，二齣的葛藤，將要在這個地方收束。本來在戲曲開始之前，二人已經定好約束；但是因為治兵衛的妻和兄，竭力勸阻，所以沒有實行。到了現在，治兵衛又想要行走這條道路。他破產離妻，要作生於戀愛死於戀愛的人。他在這個時候，既不怕太兵衛，也不怨五左衛門，就是在大和屋的外面，有自己的兄長和兒子尋來，他也不更改這個決心。他到了大長寺之後，他的心中，恍然大悟，毫不紊亂。他在河莊和紙治宅的時候，雖然見識愚淺，但是到了這個地方，他却如久雨忽晴，能表示一種死的覺悟。小春到了這個時候，為情而死的心，却勝過紅塵中的義理。她反抗着治兵衛妻子的約束

，情願隨着治兵衛拋棄煩惱的軀殼。治兵衛因為要安慰這個心，所以尋覓妥善的死所。他們走到大長寺外面的山上，小春心中很是安慰。就從山上跳落河中，隨流而去。治兵衛也就自縊而死。



## 西臘諾

(Cyrano de Bergerac)

法劇作家洛斯丹 (Edmond Rostand 1864-1918) 著

此作在洛斯丹的作品中，算是第一部傑作。被評為魯俄之愛爾那尼以來的第二愛爾那尼。主人公西臘諾，乃十七世紀前半，即與莫利哀為同時代的實在人物。在此作中所寫的西臘諾，為特別高大而有一個醜形的鼻子的人。

梗概 序幕。旅館的大廳中設有假舞臺的場面。大批待命而出的人——  
騎兵、小百姓、扒手、女販等——喧鬧着等待開演。正當這時，擬明日去

加入本地的青年隊的鄉下出身的男爵克列羌和他的朋友，名叫李尼爾的酒漢。一同來了；焦切等着說：「我的一見傾心的女人呢？」時非常喜歡詩的點心店主人拉格拿說着：「西臘諾先生不知已否駕到。」一邊也走了進來。此店主人和遇到的貴族們，大家說着：「如在西臘諾面前說起真頭的話，這是狠使他難受的。」等的種種議論，因而西臘諾的性質風彩都得以明瞭。說話之間，美人綠寇桑，接着伯爵基修等也都來看戲。克列羌說：「便是那位美人，是我的一見傾心的。」李尼爾道：「便是那位嗎？那是西臘諾的表妹；坐在後面的基修伯爵，他正想把此女取之入手。」把基修伯爵漫罵了一頓便出去。留下克列羌看着綠寇桑發呆。一邊手去摸進袋中去時，却捉住了一個扒手的手。扒手道：「請饒恕罷，我將報告一樁要事

以謝。」他便報告了憎恨方才出去的李尼爾的人，今夜埋伏了刺客，想把他殺了的消息。至是克列光雖存心於女子招引的風情，但一想到了朋友的大事，便追踵而去。幕終於開了。一個演者正想出而作白時，正廳中有怒喊着：「亂人！忘了一月間不准露面的命令嗎？」的人，那便是西臘諾。看客都驚異的說：「那男子怎了？」西臘諾跳上椅子，走進了衆人中央，說着「既如此；好，來和我作對罷！」怒吼着要把戲停演了。戲院院長道：「停演也可以；只是門票錢得還來。」「你要，便給你。」西臘諾便把一隻放進了全場票錢的錢袋投出，院長也便唯唯鞠躬。基修伯爵有些看不入眼；便道：「難道去挫去那男子的人沒有了嗎？」便有一位子爵出來，以西臘諾的鼻頭作罵話。西臘諾道：「我的毀話，得由我來說，不用着急多勞。」

遂和子爵交劍，唱着鼻歌而打倒了他的對手；衆人便大喝采，各各竄去。落後的西臘諾和其親友布來。西臘諾說道：「竟連我也有戀着的女子呢！」布來道：「是你表妹綠寇桑嗎？」西臘諾道：「對了。只是我的這一付面貌……」話正說得一半，綠寇桑的使女來了，來請他明晨七時前到拉格拿點心店去。布來在傍聽了，作安慰道：「請看罷！大概綠寇桑看來也佩服了你方才的手法了。」西臘諾也元氣百倍的大悅。這時先前的酒漢李尼爾大醉，扶靠着了人進來，說道：「有許多人埋伏着，不能回家去了。」西臘諾道：「有幾個人算得了什麼！好！給我一個人去應付。噲！音樂隊！請奏進軍曲罷！」他便走上了李尼爾的前面，唱着巴黎夜景探索着敵人勇敢前進。男女俳優及其他羣衆，緩緩跟着。

第二幕拉格拿之店。拉格拿在此計算字數作詩；妻在旁格格鳴不平道：「君若爲詩人，店中點心均不受價而馳走矣。如此愚笨，尙不自知耶？」此妻蓋與一兵卒密通。其時西臘諾入，頻問：「已經幾點鐘了？」又道：「卽刻寫戀書罷？」便熱心的開始寫給綠寇桑的信。其間拉格拿的朋友落拓詩人們絡繹而來，議論昨夜所遇到的騷動；又讚美店主人所朗吟的自作：「池水滿滿，牛乳浸入」的詩句。一會僅留下西臘諾一人，而綠寇桑却及其使女同來。遠退使去後。二人密接。女先和西臘諾講起從前一同遊玩的話。一會握得西臘諾的手，吃驚道：「啊喲！血呢！又鬧了事了？」給他包繃帶。話漸漸說遠去。綠寇桑道：「我實在是戀愛着一個很美的人。便是今天來加入你的隊中的克列羌男爵。」綠寇桑從實告了，西臘諾真的

十分意外。他便問：「如果只面貌是美的，才智有所不足呢？」綠寇桑深思不答，西益失望。女請求道：「請你勿和那人決鬥，而保護他罷。再千萬給我傳一句，叫他給我信。」西臘諾直爽的道：「我帶着刀答應你了。」女即去。西獨自正在想時，隊中人們都說着。「豪舉！豪舉！」來祝賀他。基修伯爵也做了元帥派來的使者而來，挑戰式的問道：「不將進一步去襲主嗎？」心中不樂的西臘諾，對於伯爵這話發了怒，便道：「討厭的話！俺便是瘦了些，也還是加斯哥的武士。」伯爵也怒了！「如今你將悔了？昨夜守待的百人，盡是我使了錢，你可知道？你可也知吉訶德的風車？」說完拂然而去。西臘諾傲然道：「俺也是丈夫！決不去仰權門的鼻息！」接着有一篇長白，是罵當時的幫閒的文士和批評家的。這時克列羌也來看

。衆人把昨夜西臘諾決鬥的事，用讚美句子來說；克列羌便也要示他的勇氣，在大家說着之間，他便插話，說道：「在這裏啊！」接下是什麼「即鼻子」即鼻尖」的搬着他的嘴。西臘諾汗顏忍耐；但終因他太「鼻子，鼻子」的說着，便叫道：「請大家退出。」一會和克列羌無言默對。忽然他說道：「啊！請和我擁抱。」於是他說出她是綠寇桑的表兄，又勸克列羌寫信給綠。克列羌道：「自己因爲武者的骨肉，筆和嘴都不善運用。」他嘆着空失很好機會。西臘諾略思，便道：「我影隨着你罷。好把此信寫上你的名字罷。」說完把他自己寫的最後一信交給克。克雖略覺不審，但卒對於西臘諾之巧妙辯解，不抱懷疑。便道：「多謝好意！」相互擁抱。太靜寂了，被退出的衆人抱着恐怖而出。店主妻之姦夫也在其中，進來道：「啊

「這麼的，就說他鼻子的話也不……」又道：「臭，臭！」西臘諾擊其頭。衆人道：「還是一向的西臘諾；」更有翻着斛斗而歡呼着。

第三幕。綠寇桑家之入口。點心店主拉格拿妻跟人逃走，所以財產，都在吃裏費盡。如今做了此處的男傭。西臘諾出，弄着樂器。時綠寇桑從後出，他暗誦信中的文句而讚揚着。「此君子不唯僅有其姿形，實則亦富於才智。如此種文章，恐天才也不能寫。」西臘諾暗中得意；蓋此信即出於彼之手也。其時因基修伯爵來，西臘諾退隱。伯爵來意，謂此次進級大佐，今日即將出發至前綫，特來告別。並謂西臘諾的一隊，也屬於出發的一師團。綠寇桑聽了，叫戀人也到戰場去，這是……她撥動了辯舌，決謀使西臘諾之一隊，不上前綫。此幕之山，在次段中，克列羌出場；幸黑夜中



得依了西臘諾計，自戶外來，與樓上之綠寇桑暗中接談。話漸漸說到要緊處，西臘諾便自己出來，用了克列羌的聲色，代述實情，滿溢着才智，及使人吃呆的熱誠的詞藻，使綠寇桑心迷。她竟不禁道：「請來賜我接吻罷！」至是西臘諾便使克列羌上樓去；獨在下面作斷腸之想。時來一僧人，拿了基修伯爵那裏送來的信。樓上二人下來，西臘諾伴作剛才至此者。三人同閱持來之信。信中謂：「今夜速行。」但綠寇桑着急，把信語改念成「今夜即斃此僧，與克列羌舉行婚式。」僧信以爲真，便引了二人入內，留下西臘諾一人。無由的，伯爵却覆面而來。將作聲，幸西臘諾止之。他勸止的一篇長白，非常滑稽有趣。他說：「我從月亮裏突的跌了下來。不知這裏是什麼地方。」他和伯爵談，愚人都不會相信的天界旅行，和上月亮去

的奇拔手段。伯爵不覺驚呆，一言不出的沈默着。其時新夫婦與僧三人同出。伯爵突然大怒。把曾想取消的西臘諸隊出征命令書取了出來。於是成了新夫婦生別離的愁嘆場。綠寇桑請求西臘諸道：「請勿使丈夫戰死。」西臘諸道：「這可說不定。」綠寇桑道：「請常寫信來。」西臘諸道：「知道，當代叮囑。」

第四幕是阿拉斯攻圍軍，戰陣之場。以加斯可尼魂自傲的，如今也爲敵所絕後。兵糧已盡，莫不顏色蒼然。只西臘諸每日冒敵彈，不怠於作書。今天他也在天幕內寫成了一封。基修伯爵巡看而來，告以「今日有援軍來，但向此方，定有大隊敵人攻來。」說完了話，他就去了。衆皆決心死戰。克列羌出怨言道：「既已如此，則將送出一最後之信矣。」西臘諸道：

「當遵所言，」並出示其信。信中寄有淚痕，但克列羌不知也。時車轍聲響，衆皆驚訝，問：「何人？」近來一看，不料綠寇桑竟和格拉拿秘攜食物而來，衆皆大悅。伯爵也來，爲女之勇氣所感動，謂將親身當敵。衆喧吵時，西臘諾却在樹蔭下明告克列羌道：「我却還沒有對你說過，我一天給你寫二封信哩。所以她大概由此來的。」大家聽了都吃驚道：「被人攻圍着，却這樣頻頻寫信嗎？」大家都以爲綠寇桑是爲了每日接到的信中所敘之情太密切了的緣故，都對克列羌道：「知道了，你的可喜之情，想此迷於色香中；你的從前的戀情，你定會覺得愧羞罷。」克列羌反被窘困，說道：「並未；如今的也還和從前的一樣可恥。」大家又反覆的說：「不，不，現在只有你的情事是可喜。」女去，克列羌便到苦悶着的西臘諾那

裏去，問道：「那女子如今思你的心，比思我的形體更切。你到底愛她嗎？」西臘諾道：「愛的。」「然則我去說罷。」西臘諾面現悲傷之色道：「罷！罷了罷。」「這是怎說的，她是戀着你的文章，你的心的女子，我當不再受人犧牲下來的愛了。」似有所想，即刻把女叫了進來。自己退去。西臘諾和綠寇桑對談着的時候，綠寇桑堅決的說道：「祇是怎樣的殘廢不全的醜人，只有那麼一個心！」西臘諾道：「實在是……」正想往下說的時候，發生了小鎗的聲音。布來急急趕到，對西臘諾道：「敵軍襲擊了過來，克列羌第一個被擊中。」西臘諾不覺絕叫道：「南無阿彌啊！難道從此永劫不明了，」綠寇桑不一會也知道了男的受傷，等他們把傷人運送來時，她便抱住慟哭。西臘諾便低附瀕死的朋友耳邊道：「唉！她還是愛着

你啊！」克列羌就此長逝。女檢男之內衣時，叫道：「啊！這信有血有淚啊！」西臘諾道：「如今我的戀情也埋了。唉！這有什麼呢？」便把綠寇桑委托給僕人拉格拿和手負小傷而退回的基修伯爵，說道：「啊！啊！負名的加斯可尼的武士啊！勿退一步！勿退！」四面觀察一下，便深入了敵中。留下的只有歌聲。

第五幕。十五年後。巴黎之尼寺。暮秋。黑服的綠寇桑和以前的基修伯爵，如今高昇了做了克朗門公談着散步。公：「西臘諾如今也還來嗎？」綠寇桑：「呵，十四年來，他一直不曾停落過；每逢土曜日的傍晚，他總是帶了市中的新聞來安慰我。今天又是土曜。」時布來也來。謠說：「那男子如今正爲了想敵計困惱着。」公爵和綠寇桑退入。拉格拿（如今被僱

於莫利哀戲院中急急趕來告道：「西臘諾先生方才在市中唱曲的時候，不知何人，從窗裏丟下了一顆大彈丸來，中着他的頭，現在已是九死一生了。」布來道：「這真是不得了的大事了。」兩人急急跑去。他們剛去，綠寇桑却出來。靜寂的秋暮，看了增哀傷。只不知西臘諾怎會這般遲？她獨自憑着刺繡架，一會，帽子低戴，變了蒼灰色的臉的西臘諾靜靜的出現了。女仍顧着刺繡和他談話。西臘諾忍了苦痛，一一回答。楓葉跟着風簌簌而鳴。談到市內出了什麼事；西臘諾語以「此美麗的葉，不久也將埋入土中。」他臉色漸惡變，頭也垂了。但女還是沒有發見；她拿出了從不離身的戀人的最後的信來道：「淚和血至今還未乾呢！」西臘諾感慨無量。說：「請讀一回罷。」西臘諾道：「綠寇桑，永別矣。即將逝世的此身，戀

人乎，將死於今宵的此身。噫，困惱於此不會明了的戀中，此一胸的苦痛；啊！苦痛！」天黑了，已不辨紙上的文字，但西臘諾依然暗誦：「行將死矣！來世也當愛卿慕卿的此身！噫！此身是……」靜靜的在他背後的綠寇桑，道：「啊！爲何在暗中你還念着啊！」西臘諾突知她在背後，吃驚而慄，頭頹然而倒。略靜思後，綠寇桑手震顫起來，說道：「十四年間，已如手掌一般，震顫着過去；却不會知道是你的心，你的文！」西臘諾道：「不是，不是，那不是我的。」不，請如此想了罷。十四年的長月日間，何以未蒙明言？這裏染着的淚，竟也是你的淚，啊！今天才……」她悲傷驚訝；時拉格拿與布來促促追來，見西臘諾在這裏，大吃一驚。西臘諾道：「再說方才未完的話罷。這土曜日，啊！我竟受了白爾仇拉克的暗擊而

殞命。」他把帽子脫下。綠寇桑仰天道：「啊啊，這般深的！」西臘諾：「沒什麼，沒什麼，我一生做了人家的影子完結了。」他寂寞的笑了笑。女泣道：「我所戀的只有一個人，但竟又第二次和戀人死別！……」西臘諾道：「此淚請爲了克列羌流罷。我只要你能在後弔我，便已夠了。」說後，漸漸發熱而狂。直立起來，把劍拔出；叫着：「啊！勿看我的鼻子！——竟自空中割鼻。又接着說：「膽小，虛偽，妥協，——都是我的敵。但我有你們所不能企及的聖寶！將此作爲到天堂去的禮物罷！」遂踰跟跌去，倒在布來和拉格拿手腕中。綠寇桑在其額上接吻，「唉！唉！」



## 國 姓 爺 合 戰

日本近松門左衛門著

序說

國姓爺合戰是近松在六十七歲那年，當他的筆致構思都已入了圓熟之境時的作品。從古以來，這個作品和雪女枚五羽子會我會稽山同被稱爲傑作，但在實際上，依該作品的本身價值或世人給它的批評看來，可與之比看的，在同時代的作品中，是一個都沒有。正德五年始把它在劇場上表演，其時雖然因爲太夫已死，而以政太夫暫作主演的人並且又是初演，但是這個劇場，却得連續至十七個月而每回滿坐。其後又經過幾回的表演

，都沒有使人失望。寫成本作品的翌年，就是享保元年，在京都的都萬大夫座由榊山小四郎等人始以之作爲歌舞劇而表演。享保二年，大阮的三個劇場和江戶的三個劇場，於本年九月同時表演這一篇狂言。名伶如二世市川團十郎（隸中村座）大谷廣次（隸市村座）松本幸四郎（隸森田座）等人都爭着扮演那主角和藤內，就這種情形看來，已可見此作品之在當時的劇場上怎樣的被人捧場了。

梗概 本劇本的情節，是說明朝遺臣鄭芝龍與其子成功的事跡。成功之父雖爲中國人，其母則爲肥前平戶之女，所以他爲了自己的非和非漢，取名和藤內三官。他渡海到中國，護立舊主，擒韃王，據有南京城；日本武士之名，因此轟動了百餘州。自正保三年，芝龍請援兵於德川氏，直至

此作品寫成之日，經過六十八年，在事實上芝龍結果是屈節，而成功也僅得據有臺灣，不久也被滅亡。此劇之以美滿爲結局者，乃因當時的觀衆，很歡迎「不斬敵首誓不休」的名言的緣故。作者欲得觀衆的歡迎，所以應用急智，改變了劇中的情節。這種方法，却和今日在倫敦或巴黎的戲裏的遠藻武者盛遠與松王丸之被剖腹，意很相同。

特色 我們仔細研究此劇何以能博得如此好評，可知道第一這是一篇應時的作品，當時的人以爲人間世界只有唐天竺日本三國，當時的中國究非今日所見之中國，若此當時之中國而在今日，那末就是對於英國，它必定也能與之周旋。大阮與塲在那時候，曾和中國通交易，所以日本聞此戰爭，便也毒恨那被視爲夷狄的韃靼，而同情於明朝及其日本產的忠臣鄭成功

。那時戰爭的謠言大概還是喧傳着，所以此劇當然得了好評。第二，此劇把日本與中國作對照，而把各強國自慢之詞盡情流露。第三，排進了日本的民衆眼中很珍奇的有唐人之風的勇士和美人，顯示了唐地之宮殿，樓閣，服裝，風俗等，又可使他們聽到奇妙的方言。第四，此劇因爲佈置之變化和人物之配合適當，得避去當時作品所最易踏的弊病，例如，李踏三桂激論之場，幕開時，忽見閃耀之花戰，一轉而見韃靼王襲來之修羅場，柳歌君梅檀皇女點綴其間，在殺伐之中，却又存着一片和氣。到了濱海和唐土船二卷中，把前卷雲崩雷放暗濤的情景，一變而爲春風駘蕩的光景。要之，全劇波瀾曲折，毫無放鬆之處。第五本作品的文章，又極技巧之妙，這是近松氏的筆癖，在應該真實的地方，他也常弄他的故意漾媚之筆，把

所有武家也都市化了的惡評，却是不能免的。現在姑且不問這種短處，而更將此作品細讀一下，則可知其於行文之間，却有過分的縱橫自由，所以在本作品中，頗多遊戲文字。

## 檢察官

Revizor (或巡按)

俄國戲曲家小說家果戈里 (Nikolai Vasilievitch Gogoli 1809-1

852) 著

此作為果戈里唯一的喜劇，也是俄國喜劇中唯一的傑作。是描寫愚莽且狡獪的俄國地方官吏的生活，因辛辣的諷刺而惹起當時社會的物議的作品。劇成自五幕。場所是在俄國邊陲「就是走三年馬也不能出國境之外」的遠村，關於登場人物的重要性格，依作者的註解看起來，則主人公村長過了長年的官吏生活，以新吏自任，威儀頗正，賄賂橫行。平日不多話，一開

口，必自信爲的中肯要，而作迂遠的冗長的議論。他大概是因爲自勤苦的下僚高升上來的緣故，所以面顏是很憔悴的。他因爲沒有教育，故喜怒哀樂無定，並且沒有莊嚴氣概。其次的副人物佛萊史太哥夫，是二十三歲上下的在首府受過教育的時髦的青年，缺少常識，說話不忠實，且常說出意外之事。和此相對的，有稱爲鄉間的時髦人的村長的妻和女兒。此外有自由思想家的推事，肥而愚鈍的賣弄奸智的慈善醫院長，始終刺刺爭功以探人之陰事爲樂的兩個地主和癡漢郵局長等重要人物。

第一幕 村長官舍之一室。村長召集了推事，慈善醫院院長，小學校長等諸人，說道：諸君，發生了一件大事情了，行政檢察官自都城微行來到，他來收受私報，事情不知弄的如何了？並說帶有秘密的訓令。想起來

昨夜的夢真太壞了。二只全黑的鼠走了進來，在室內四邊嗅著打個迴轉便不見了……今朝人對我說有信，我接過來讀，信中全是緊急的威嚇文句，說：「檢察官祇是一人，扮作平常的良民之狀，什麼時候走也不知道。或許已走了也未可知。你的村上請你特別裝出一副檢查的腔調。你也不是一個堂堂的男子，所以我很不放心。」大家聽了都好像身上掉下一件大事，面現蒼白。檢察官到底有什麼必要而來的呢？村長等一般的推測，以為此次也不過是普通的巡閱，但又說無論如何，此地也非得講個對策不可。於是先去和慈善醫院院長商議，叫他把病人四週弄的清潔一些，像烟鹵掃除夫那樣的人，叫他停止了練步罷。「第一，病人羣居嘈亂，是醫生蹙脚而不行的表示。推事君，你的起訴人控你的書記飼養一只鵝鳥，努起一只嘴



，在人的腿間走。當然鵝鳥也不是不可養的，但場所也得注意一下才行。法庭被你的獵服和遊具弄的雜亂無章了。」如此數出許許多多事情，彼此的內情乃暴露。村長也常收賄賂，侵吞公款，加無罪的人民以暴亂，做起惡事來，是不肯落人之後的，因而至此漂亮的話也說不大出了。郵政局長走了進來，村長就說：「人民方面似乎頗有不平，據說真有人到都城去密告，故心中十分不樂，今後可否請將收集下來的信都開封檢視一番。」局長是一個很玲巧的人，說以前的拆信是因了好奇心，以後當好好注意是了。門忽開，巴布丁史基，杜布丁史基村的二個地主喘息而奔入。是兩個喜探人私事的男子。他們亂雜的復命道：「村上旅館中有一個住二個星期而一文未付的男子。面顏是一個普通的年青人。有趣的很，他恐怕永久會住

在此村中罷。」兩人乃走入用膳室，向四週看了一個圈子後，用一雙悲慘的眼看着他們在吃用的鮭血。這不要是微行慣了的檢察官……一想到此，什麼事都不想了，大家大大騷動起來。村長慌亂的飛乘馬車到旅館中去伺候。村長的妻伴着女兒走出來，在泣聲中叫喊。幕下。

第二幕 旅館的一小室，亂置着床，桌子及其他雜具，佛萊史達哥夫的從僕沃西布在主人的床上打滾，而獨語。此男子平生面色認真而寡默，不善應酬，常說主人的壞話而且是根性不良的人。主人佛萊史達哥夫在到父親處去歸省的途中，到處縱樂，且耽於博弈，黃金使盡，旅館錢也沒有付，旅館主人乃停止其食膳。沃西布饑腸婉轉。腹中好像有喇叭卒在奔走。他說鄉下生活安樂，罵那全是虛榮的都會生活，他正在說要吃菜湯，佛萊

史達哥夫歸來了。他掃望着四邊，口中罵人。沃西布則很是忍氣吞聲的。佛萊史達哥夫吩咐他早些下去取食物來，沃西布說因為已有三個星期沒有付過帳，旅館主一些東西也不給我們吃，今日且去告訴警察去了。並說明了種種委曲。他雖想去散一回步，但腹中已完全消化了。他嘆息被大尉的畜生所捉弄，大大煩悶。這時沃西布宿店的茶房走來了，他乃哀求他拿一些東西來，佛萊史達哥夫雖被允許仍送一些飯給他吃，但以後怎麼辦呢？賣衣服呢，還是賣褲子？否，倘不能似彼得堡裁縫的服裝歸家，寧不如餓死。他夢想着乘着一輛馬車，向穿着金鑲邊的衣服的馬夫道：「這是佛萊史達哥夫君的衣服嗎？」但又忽然覺得腹空。一會，廚子說飯已好了，把膳食送了過來。佛萊史達哥夫跳了起來，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湯中祇有這

一些烤肉嗎？什錦的湯，已注入了普通的湯了嗎？啊，這烤肉有些像樹皮。吃了一口，兩顎好像要分裂開來那樣的痛。廚子則整理完了器皿而走了。佛萊史達哥夫後時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吃了一些什麼。把腹中的蟲已怒的不堪了。是時村長適走來調查。佛萊史達哥夫面現青色，是不是旅館主人這畜生去告訴了的呢？好，堂堂的被送入牢獄中去罷。可是被那姑娘看見了，是很可恥的，說着，村長走入熱鬧的地方來了。這裏以爲是捕自己來的，十分恐慌，口出絕望的激語，那裏則誤認爲是巡按，故意裝不知道，而這裏則以爲在試驗自己，更是恐怖。其中有一幕污了的良心和良心的對照的滑稽劇。村長卑詞的說欲引導他到稍稍安適之處，他却半分帶怒的說不喜到牢獄去，村長乃更驚，人家沒有問他，他已先把密密的惡事統統自

白了，還頻頻謝罪。且哀求他。佛萊史達哥夫也很覺得奇異，他以前自己雖狠傲慢，到了這時他才覺到自己真有如此傲慢的權利，因而說話的樣子也漸漸莊嚴起來了。村長恐懼極了，說請搬到自己的官舍中去。佛萊史達哥夫依其所請，昂然與村長同車。先視察病院，堂而皇之的與之入官邸。

第三幕以下都是村長的官舍。佛萊史達哥夫移居於村長的官舍後，備受優待，村長則以其不義之財，盡力的饗佛萊史達哥夫以珍味佳肴。

村長的妻和女兒都十分惶恐，和瘋狂一般的作飯菜，預備自己的衣裳，心中十分憂苦。佛萊史達哥夫也信口的說着都城的交際社會的華美的生活，並大吹自己全不知悉的文學美術的法螺，說自己是一個大詩人，對母女兩人說了一大批花言巧語。她們兩人和鄉頭鄉腦的鄉間的官吏和商人不同

，很愛佛萊史達哥夫的都市的漂亮的姿態，且沈醉於他的極神妙之至的辭令及應接言語之中，結果母女兩人陷於同爭佛萊史達哥夫的愛的亂癡狀態中。一方，上自村長，下至病院長審判以下的諸官員，都唯惶唯恐的求身上無事。同時平日受過村長的虧的人都不絕的持了賄賂來告訴官員的惡事，請加以處罰。佛萊史達哥夫也半分帶着趣味的儘量的把賄賂收受下來，飽食着美味。他又乘機與村長女兒結婚。自第五幕起則村長一家都慶幸得有檢察官爲婿，比以前已傲慢尊大的多了，且作一躍爲將軍的空想，好像在夢中一般的作着種種前途的計劃。

部下的人聽到了，都約齊了來慶賀，說以後請勿見棄等，正在鬧的不可開交的時候，照例郵政局長氣喘的拿了一封開口的信奔了過來，說因接了

自彼得堡來的信，知道他們一向崇奉之爲了不得的檢察官，原來不過是一個全無什麼的人。村長不信。怎麼敢作如此大膽的事，他威脅女婿要送他到西伯利亞。郵政局長冷笑道：「雖覺可憐，也無能爲力了，」說着把信讀了起來。信中先說村長是和驢馬一般的魯鈍，並且罵到每個官員，無異是叫他們宣讀罵自己的信，全室騷然，大家都是絕望的面現青色紅色，問產生這種可笑的事件的根元是誰？結果把罪孽落於吹牛說謊的二個地主身上，全體來圍住二人叫罵，正在鬧的不可開交的時候，憲兵來了，說道：「由皇帝陛下特命來的檢察官大人有特別要事，在旅館中等你們。」這無異是一個青天的霹靂。婦女們一齊發出喊聲，大家仰天倒於椅子之上，好像變爲化石一般的一動也不動。

## 哀兒那尼

(Hernani)

法國詩人小說家戲曲家葛爾 (Victor Hugo 1802-1885) 著

維克脫 葛爾 高喊著「新的民衆」新的藝術」將劇詩哀兒那尼——西班牙「魂」排演出來，在許多意義上，可說是對於支配着二百年來法國文壇的古典主義的挑戰。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之夜，哀兒那尼在巴黎的法國劇場排演，觀衆覺到了異常的興奮，和新鮮的歡喜，滿場好像潮一般的雜亂。文學史家所用的「一八三〇年代」一語中所以含有重大的意義，就是從此騷擾中生出來的。此作品第一打破了自昔脚本作者所遵奉的希臘的三一



律的法則——時候，地方內容的一致。且違背了不能從人的入處，突出於舞臺的舊套。在詩形之上，用著雙關語的題材，是十分浪漫的。西班牙某貴族爲了武士的面子，從着仇敵所吹的角笛，在和愛人結婚的席上自殺，愛人也以身殉之。此劇也背反了劇場內部的習慣。因爲向來劇場都雇一大羣叫喊的人使之坐於觀劇席上，幫助着作者和劇本。但是此次也把它停止了。舞台練習之時，俳優的苦痛也減少了。那天自午間起，以穿着紅色背心的歌的愛爲始，熱心的新派的人就連連到劇場來了。作者各以一張小小的紅的四角紙分給他們，上面用西班牙語寫着一個「鉄」字，表示他們不屈的意氣，大批的人吃畢飯把前排的坐位都占領了，等着戲劇的開始。一會天已夜了，自那些被舊趣味所驅使莫明其妙的來表同情的普通的觀衆，以

至自二三年前以來擁護着因沙士比亞的翻譯的輸入而覺得有動搖的古典主義的一批人都蜂擁而入，不多的時候，就把走廊和高座完全塞住了。幕一開，老婢林那蕭珊法說了二句開始的雙關語之後，滿場囂囂，繼之以罵詈嘲笑叱咤擁護的雜亂的聲音，一直鬧到戲劇完結。可是完結的時候，舊派的人，亦作喝采之聲，呈自古以來未有的奇觀。此劇連演四十餘夜，成爲文學史上著名的史實。古來在文學史上像在法國那樣的古典主義死亡，代之以漫浪派的截然發生區別的時期是沒有的。

梗概 第一幕「王」共四場，場所是薩拉歌史的寢室。時間爲夜，桌上有洋燈和「劇場指南。」

穿着黑衣的老婢杜那蕭珊法在整理房間的必需品，聽到了叩門的聲音，

好像是心中期待的人似的去開門。一會看見一個紅衣之上穿着外套包着頭巾的想不到的男子走進來了，她吃了一驚，但此人止其驚慌，問此室是否小姐的，她至此方覺悟公主雖決定嫁給叔父魯意哥梅史，每夜却和另一個青年的男子密會。男子要求匿居室中，婢拒之，他自腰間拔出了劍和錢袋，說：請你自己選取歡喜的一個。女乃收了錢囊，而把男子藏於戶後。

沙爾公主穿着白衣來了，口內嗽着爲何今晚哀兒那尼來的這麼遲，正說着，外面有叩門之聲，哀兒那尼一衆進來了。大家都是阿拉共山賊服裝，腰間掛着大小的刀，帶上掛着角笛。婢把哀兒那尼在雨中打溼的衣服揩乾了而退場，兩人乃相抱說着戀語，在此對話中，可以知道把公主強給此高邸的主人公哥梅史完全是西班牙王的主意；哀兒那尼的父親，被處死刑，

因以王爲仇敵。公主對哀兒那尼起誓決不爲富力權勢所動，話說的很多了，門戶一開，藏着的男子出來了，「反覆的話，說到幾時呢？」他問哀兒那尼叫什麼名字，哀兒那尼祇答，「我也是羨慕公主的一人，」不說明自己的名字，拔出拳頭便打，公主坐在椅子上發抖，這時又聽到有扣門之聲，婢走進來了，說侯爵歸來了；大家乃狠狠的收拾了劍，婢去開了門。

歌梅史白髮黑衣，伴着攜着燈的從者而出。看見了有兩個男子在着，罵其姦污人家妻子，一大段激昂話說完後，穿着外套的男子說道：「現在已不是那時候了，第一應得記到的，是珊爾曼帝瑪克西米里安的御崩。」說畢挺身而出。侯爵大驚，喊道：「是開玩笑嗎？陛下！」公主和哀兒那尼均大愕，王說自己想做珊爾曼帝，並謂現擬先作佛能特史征伐，國內的山

賊已叫某公爵去討剿了。不知此賊頭領是誰的王，依了侯爵之請，宿於邸中，侯進內去了，公主乃低語哀兒那尼道：「明日夜半，在窗下拍手三下。」哀兒那尼低聲說：「明日」兩字。王雖去時，也低聲說「明日」二字。公主先退場，王對哀兒那尼道：「你雖是可厭的東西，但做王的却恥捕困窮之物的，快些走開吧。」侯爵問王「這是誰？」王答是「一個從者，」全體退。

賸留着哀兒那尼一人獨白道：「戀之敵，父之仇，性命是不要的了。」走入剛在的門背後。

第二幕山賊共四場。薩拉歌史西爾維宮的裏庭。左有宮殿的高壁，露台上有一窗，窗下有小門口，右和裏面是街上人家。——夜可隱約看見各處

的窗內的燈火。

西班牙王率着加羅洛史一類的貴族三人，把身體藏隱於外套中而登場。看見了露台，心中很是慌亂的樣子。說：「因已聽到了哀兒那尼和公主的話語，所以要利用此對語來奪公主，並作欲捕已明白是山賊的哀兒那尼的獨白，」一會，看見公主窗中點着燈火，三人退隱於一邊，說要逮捕哀兒那尼而退場。

王拍了三下手後，公主手持洋燭由下邊的門中現出，呼喊着哀兒那尼。王把帽子戴在眼前走了過去。公主說着「不是哀兒那尼的足音，」欲回去，但已被王捕住臂腕，叫着「沙爾啊。」公主說：「那聲音也不……」王道：「你願意聽那一種聲音呢？祇要愛情強烈就行了。我也是戀愛的人，是

戀愛的王啊？」公主聽到了王的許多甘語，說道：「我不愛你，」王聽到了她的斷然拒絕，不覺勃然大怒，「愛與不愛，都沒有關係，我比你力強，」說着要拖着她走。公主說了許多的嘆息語，最後奪得王的短劍，推住了他的手，說：「你再走進了一步，你的性命就不保了，」並呼「哀兒那尼。」

一會，在王的背後有哀兒那尼的聲音。公主走到他身邊喊道：「救命！」哀兒那尼慰公主道：「靜靜的，」眼中發光，對王說道：「你的三個武兵，已被我縛住了；你什麼事情也做不來了。父之仇，戀之仇，家之仇，我厭恨汝；我在附近已佈有部下，你已不能逃走了。啊，來決一個勝負罷！」說着，拔出了刀，王傲然道：「我不是和庸賊的你比劍的人，若能不用

劍把我殺死，你殺罷。」不屈的大罵山賊。哀兒那尼拔劍放在石上，叫王速離此處，王傲慢的道：「自今日起，才知道你是逆賊，任你逃到什麼地方，我都得來捉你啊。」哀兒那尼脫去了外套給王說：「穿起這件外套，免得吃我手下的劍。」王說：「不要因此外套而在日後求我的慈悲。」退場。

公主握住哀兒那尼的手說，「快些逃罷。」他說：「已遲了。王已聚集黨羽在途上了，已不能逃了。危如斷崖的我，祇有和開着的花一般的你才能安慰我，現在我若死於山谷中，是罪孽了。去和老公一塊兒去過安樂的生活罷。」說着推開抱在自己身上的公主欲走。但因公主大悲，又回來道：「那麼忘却一切，暫居於此地罷。」他被抱在公主的胸中，公主聽到了



鐘聲而驚，他說：「那是兩人婚禮之鐘。」那時街上很是熱鬧，每個窗上都點着了燈。他又指睡在石椅上說：「那是二人婚禮的燈火。」那時有個山賊提劍而來，說：「王軍已在途上了。」哀兒那尼說聲「可笑」而起立。遠方有喊「殺賊」的聲音。哀兒那尼撫弄寶劍，說：「你的鋒……」並對公主道：「再會了。」外面更是雜亂起來了。哀兒那尼抱着公主接吻，「這是最初的吻啊。」公主答道：「恐怕是最後一個吧。」哀兒那尼自門口退場，公主倒伏於椅上。

第三幕老人共七場。阿拉共山中西爾維城。西爾維家上代的肖像畫室

——大廣間——肖像上有美麗的刺繡，以侯爵的位冠，鍍金的干戈爲裝飾。內面有歌德式的門。肖像之間，置有各時代的甲冑。公主面色青白，立

於棹旁，哥梅史坐於椅上。侯爵道：「婚禮已在今夜了。一小時之內，你就得做侯爵夫人了。」又安慰着公主的不樂，說：「不要因我是老人而厭我，我的愛情也不讓於年輕人。」正在甘言密語，走進一個侍者來道：「有許多進香人來求借宿，應得如何處理呢？」侯爵道：「好好的招待他們，現在山賊和哀兒那尼都死去了，已沒有可憂的事情了。」公主聞而大驚，侯爵說：「去取禮服來！」公主說：「咳！去拿喪服來！」便退場。侯爵對侍者說：「去拿送給公主的小筐來，」並命進香者來到面前。

後面的門一開，進香者都走出來，應酬話完畢後，正在講起近日懸賞千金取山賊的頭領的首級，公主盛裝隨着捧着銀的小匣子的侍女而登場。

一個以爛爛的眼看着她進香者，突然似雷一般的聲音來說道：「誰要

千金的請走過來。我就是哀兒那尼。」說着脫去了進香衣服，現出了山賊的服裝。公主道：「呀呀！你還活着？」很是快活，哀兒那尼道：「我現在也要結婚了，我的新妻死了，這裏的新嫁娘雖不美，但很正直，」對公主道。「誰肯首先答應？」侯爵也對公主道：「你是神給我的客人，所以哀兒那尼也不能傷你。無論遇到什麼事，我都非得保護你不可。」說要自己去防禦城門，而全體退場。贖下了哀兒那尼一人，他低言道：「就要自殺也沒有刀。」

公主回到房裏後，當說着可厭的祝辭的哀兒那尼從小箱中取出了一柄短刀，恨道：「我爲了你，連王的力也要抗拒了，」哀兒那尼至此，疑雲頓釋，十分哀憐的公主，說道：「請你以後不要再愛我，而去和老侯爵度久

長的生活吧。」公主伏泣，二人互相抱着，共嘆自己的悲運。

老侯開了後門出來，愕然立定，罵其不義無禮，公主和哀兒那尼彼此引罪而謝罪。可是侯爵聽到了公主愛哀兒那尼，早已失神了。侍者登場，報告王的入御。公主憂慮在哀兒那尼身上有什麼事，老侯爵一按自己的肖像畫的機關，把哀兒那尼隱去了，公主即拉下了雨衣。

王穿軍裝，從了一隊武士登場。滿面怒容，沒有言語的看着侯爵，詰問爲什麼把城門圍住了，又說道：「哀兒那尼必定匿在此地無疑，快些把他的首級拿出來吧，否則便是你的頭。」老侯爵沈思了，但不多一會立了起來，握住了王的手，走到最古的先祖的肖像之處，並且順次的說着各代的侯爵的功績武勇，王不樂，乃走到自己的肖像的地方，公主憂愁的釘住老

侯爵說道：「這是我的肖像，生出來就是名家之子，若把當客人一般迎來的人賣了，覺得有些抱歉。」王作怒聲威脅道：「城也要打倒的呀，」任是如何威逼，仍舊不屈，王乃命從者縛住侯爵，公主突然翻開了雨衣，而立於侯爵與武士之間，謗王道：「你沒有西班牙武士的魂。」王見了公主，不覺心動，說：「現在的事情，暫且不講，」要把公主作爲「人質」，帶着同去。公主欲犧牲己身拯救兩人，所以從王，自小筐中取出一柄匕首藏於懷中。侯爵心亂了，想觸哀兒那尼隱伏的地方，但被公主一叫而止。他乃伏於王的前面，說：「請你取我的性命罷，」王答「我祇要公主。」靜靜的一同退場。侯爵暫現失神之貌，作已失去對王忠義的心的科白，四面一望，把大刀放於桌上，彈着肖像畫的機關。

哀兒那尼對侯爵道：「因為已把生命獻給你了，已不能決鬥了。祇請你把我殺了罷。可是請你給我和公主見一面。」老侯道：「那麼你還沒有知道現在的事情嗎？」他簡單的說一個大概。哀兒那尼聽了道：「王是在愛慕公主。」侯爵大怒，說：「要去迫王，」哀兒那尼喊止道：「且慢，請把性命存在我這裏，請留此為公主復仇。何時何處，都可如尊意。」並交給他一管角笛，「到那時候請你吹這個。」並起誓為故父復仇。侯爵和哀兒那尼握手說：「就以先代的祖先為證人。」幕。

第四幕 共五場 愛伊司沙貝爾沙羅羅馬皇帝的廟宇。各處都是大門，右面有青銅的小門，墓上的圓天花板上，掛下了一盞孤燈，照耀着墓鐵，夜半，裏面石圓柱等，都作模糊的景色。

西班牙王伴着貴族李卡特登場。李卡特道：「這裏集有叛徒，」並答王的問語道：「現在來有二個新出頭的強賊，一個二十歲，一個約六十歲，並謂今日號砲三響，就是選王爲帝的表示，」王道：「那麼快去叫公主去，我們非得先將叛徒平定不可。」把鎗交給他，叫他回去。

王一人在台上作了個近六頁的冗長的獨白，對坟墓祈武運的永久。王聞外邊人的足音，就開幕門隱入。

五六個假裝的人，說着對話走出來，在墓上作半圓形坐下，以松炬點着了各人的臘燭。一會，其中一人立起說：「他若登了加爾爾史的神聖帝國的帝位，不啻是血統上的紊亂，現在就殺了吧。」「誰當其任？」乃以抽籤決定，司會者發表抽中者的姓名道：「哀兒那尼。」哀兒那尼乃跳了出

來，覺着達到希望的時候來了。忽然歌梅史侯爵飛奔而來，說：「請把此權利讓給我吧，公主給你就是了。笛也還你吧。」但因哀兒那尼不聽，所以大恨。大家正在祈禱哀兒那尼的武運，舉劍慶祝着，遠處忽聞號砲，大家沈默。到第三發，王開門而出，兇猛的叱咤，這一批人，燈一時消滅。王在黑暗之中走出，以鍵叩墓門。一羣武士，都攜了炬火武器而聚集，依了王命，沒收了叛徒的武器。帝與侯均帶着引導者進來，作一遍儀式後即去。沙爾公主伴着李卡特登場。見狀而驚，走近哀兒那尼身傍，公主自胸中取出短刀，見其不變之心，叫着「愛人」而相抱。王定叛人的處分，祇捕縛貴族七八人。哀兒那尼道：「我從前也是阿拉共的約翰請來加入，我們的中間的。」公主向王求赦免道：「好像帝國是陛下的東西一樣，哀兒



那尼是我的東西。請給我們一些憐愍罷。」王連身子也不動，看着公主，呼哀兒那尼爲貴族約翰，說道：「把公主做你的妻罷。」哀兒那尼喜而抱住公主，「本來的仇怨也沒有了。」說着把手中的劍投下了。王道：「自此以後，我的惟一的怨人，便是帝國了。」老侯嘆息自己的苦命，全體唱皇帝萬歲而退場。

第五幕婚禮共六場。薩拉哥史阿拉哥宮殿的高臺。裏面是通花園的階段，可從左右的門口看得到彼方，有二排弓門很高，且有花園樹木和燈火。到夜，遠遠有喇叭之音。假面的舞者，三三五五的來往於高臺上，說到今日青年人的盛大的婚宴，不可思議的愛情，近來歌梅史不看見在薩拉哥史，以及今日有否不可思議者的「黑裝束」徘徊來往等等，話還未完，一

黑裝束的」靜靜的走過舞臺。一個人道：「是自地獄來的嗎？」一人答道：「不過正在到地獄去，」說畢向花園那邊走去了。一會，新夫婦盛裝登場，四週圍着許多貴賓扈侍。主客之間，作一些應酬語，「天也亮了，再會了，」說畢大家都歸去。祇留着兩人，哀兒那尼要與公主同至門口，公主道：「請少待，」兩人之間作着快樂的會話。哀兒那尼快樂非常，說道：「不要再叫我從前的名字了，我是阿拉共的 *Leopold*。」公主道：「這樣靜寂的時候，我願意聽優美的夜聲，就是樹林中的鳥聲，笛的遠聲也……」正說着，樹中已可聽到角笛之音，這笛音使哀兒那尼的身子發了抖，後面哀兒那尼以激昂的調子說着，一些公主第一次聽到的話，公主憂而問之，他說道：「覺得已治愈了的舊傷又開口了，」求公主「攜藥包走來」而下

場。

階段的欄杆邊，出現了「黑裝束，」重覆說一遍第三幕的誓言，又說：

「劍和毒藥，都……」哀兒那尼取出藥瓶說：「可否請等到明天。」「黑裝

束」以強硬的語音說：「不行！我今夜也要死了，無論如何，……」哀兒

那尼說「那麼逃也不從麼？」「黑裝束」道：「你父親是記着的。」又冷說

道：「以後西班牙武士是破誓的人了。」哀兒那尼正在進退維谷，公主登

場，說：「小箱尋不着。」「黑裝束」取下冠，公主見是老侯爵，而驚喜交

集。公主對侯爵道：「我不論怎樣總要保護丈夫，」她按劍在手，但又伏

於侯爵膝下乞憐。哀兒那尼被侯爵所強，置辱於瓶上，公主奪其瓶，侯爵

對哀兒那尼道：「時候已到了，去會見你的父親的時候已到了。」哀兒那

尼對公主道：「請你保全我的武士的面子罷。」公主道：「那麼？」說完搶吃了毒藥，以殘餘的交給他。侯爵大驚，哀兒那尼乃大哀傷，公主道：「今夜我們兩人能安穩的休息了。」哀兒那尼也以嘴唇吹藥瓶。公主自己雖覺苦，但還叫哀兒那尼不要食下去。哀兒那尼罵道：「爲什麼不替公主選一種再不苦一些的藥呢？」說畢飲藥而把瓶擲去了。公主道：「請再走傍邊一些。」兩人並坐，「要旅行到美麗的國家去了，接吻呀！」說畢彼此相抱。侯爵看見了道：「唉！唉！兩人真幸福呀！」一會，兩人互問：「覺得痛苦否？」哀兒那尼先倒下。侯爵說道：「死了！」公主道：「死好呀！我在睡眠啊，我的丈夫睡着了啊，我們同寢於此地。這是我們的婚禮之夜啊！」說畢死去。侯爵也自殺。幕閉。

版初月七年七十國民

世界名著提要叢刊

全六十册 每册一角半

世界小說名著提要

四册 陳彬龢 夏鍾奇校訂

世界戲曲名著提要

四册 沈炳文校訂

世界詩歌名著提要

一册 殷師竹校訂

世界哲學名著提要

一册 朱書林 宗幼澤校訂

世界社會名著提要

四册 陳彬龢 馮彬齋校訂

世界教育名著提要

一册 陳彬龢校訂

世界科學名著提要

一册 湯壽潛校訂

譯者

查士元 查士驥

出版者

新文化學會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A.S.1  
401041

401041

